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第四十四回 苟觀察被捉歸公館 吳令尹奉委署江都

當日女客座上，來的是藩臺夫人及兩房姨太太，兩位少太太、一位小姐，這是他們向有交情的，所以都到了；其餘便是各家官眷，都是很有體面的，一個個都是披風紅裙。當這個熱鬧的時候，那裡會叫罵起來？原來那位苟才，自從那年買囑了那制臺親信的人，便是接二連三的差事；近來又委了南京製造局總辦，又兼了籌防局、貨捐局兩個差使，格外闊綽起來。時常到秦淮河去嫖，看了一個妓女，化上兩兩銀子，討了回去做妾，卻不叫大老婆得知，另外租了小公館安頓。他那位大老婆是著名潑皮的，日子久了，也有點風聞，只因不曾知得實在，未曾發作。這回繼之家的壽事，送了帖子去，苟才也送了一份禮。請帖當中，也有請的女客帖子。他老婆便問去不去。苟才說：「既然有了帖子，就去一遭兒也好。」誰知到了十八那天，苟才對他說：「吳家的女帖是個虛套，繼之夫人病了，不能應酬，不去也罷。」他老婆倒也信了。你道他為何要騙老婆？只因那討來的婊子，知道這邊有壽事唱戲，便撒嬌撒癡的要去熱鬧。苟才被纏不過，只得應許了。又怕他同老婆當面不便，因此撒了一個謊，止住了老婆，又想只打發侍妾來拜壽，恐怕繼之見怪。好在兩家眷屬不曾來往過，他便置備了二品命婦的服式，叫婊子穿上，扮了旗裝，只當是正室。傳了帖子進去，繼之夫人相見時，便有點疑心，暗想他是旗人，為甚裹了一雙小腳，而且舉動輕佻，言語鶻突，喜笑無時，只是不便說出。苟才的公館與繼之處相去不過五六家，今日開通了隔壁，又近了一家，這邊鑼鼓喧天，鞭炮齊放，那邊都聽得見。家人僕婦在外面看見女客來的不少，便去告訴了那苟太太。這幾個僕婦之中，也有略略知道這件事的，趁便討好，便告訴他說：「聽說老爺今天叫新姨太太到吳家拜壽聽戲，所以昨天預先止住了太太，不叫太太去。」他老婆聽了，便氣得三尸亂暴，七竅生煙。趁苟才不在家，便傳了外面家人來拷問。家人們起先只推不知，禁不起那婦人一番恫喝，一番軟騙，只得說了出來。婦人又問了住處，便叫打轎子。再三吩咐家人：「有誰去送了信的，我回來審出來了，先撕下他的皮，再送到江寧縣裡打屁股！」因此沒有人敢給信。他帶了一個家人，兩名僕婦，逕奔小公館來。進了門去，不問情由，打了個落花流水。喝叫把這邊的家人僕婦綁了，叫帶來的家人看守：「不是我叫放，不准放。」

又帶了兩名僕婦，仍上轎子，奔向繼之家來。我在壽座天井裡碰見的正是他。因為這天女客多，進出的僕婦不少，他雖跟著有兩個僕婦，我可未曾留意。他一逕走到女座裡，又不認得人，也不行禮，直闖進去。繼之夫人也不知是甚麼事，只當是誰家的一個僕婦。他竟直闖第一座上，高聲問道：「那一個是秦淮河的蹄子？」繼之夫人吃了一驚。我姊姊連忙上去拉他下來，問他：「找誰？怎麼這樣沒規矩！那首座的是藩臺、鹽道的夫人，兩邊陪坐的都是首府、首縣的太太，你胡說些甚麼！」婦人道：「便是藩臺夫人便怎麼！須知我也不弱！」繼之夫人道：「你到底找誰？」婦人道：「我只找秦淮河的蹄子！」我姊姊怒道：「秦淮河的蹄子是誰？怎麼會走到這裡來？那裡來的瘋婆子，快與我打出去！」婦人大叫道：「你們又下帖子請我，我來了又打我出去，這是甚麼話！」繼之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是誰家宅眷？來找誰？到底說個明白。」婦人道：「我找苟才的小老婆。」繼之夫人道：「苟才的姨太太沒有來，倒是他的太太在這裡。」婦人問是哪一個，繼之夫人指給他看。婦人便撇了繼之夫人，三步兩步闖了上去，對準那婦子的臉上，劈面就是一大巴掌。那婦子沒有提防，被他猛一下打得耳鳴眼熱，禁不得劈拍劈拍接連又是兩下，只打得珠花散落一地。連忙還手去打，卻被婦人一手擋開。只這一擋一格，那婦子帶的兩個鍍金指甲套子，不知飛到哪裡去了。婦人順手把婦子的頭髮抓住，拉出座來，兩個扭做一堆，口裡「千蹄子，萬淫婦」的亂罵。婦子口裡也嚷罵「老狐狸，老潑貨」。我姊姊道：「反了！這成個甚麼樣子！」喝叫僕婦把這兩個怪物，連拖帶拽的拉到自己上房那邊去；又叫繼之夫人：「只管招呼眾客，這件事我來安排」；又叫家人快請繼之。

此時我正解完了手，回到外面，聽見裡面叫罵，正不知為著甚事，當中雖然掛的是竹簾，望進去卻隱隱約約的，看不清楚。看見家人來請繼之，我也跟了進去看看。只見他兩個在天井裡仍然扭做一團，婦人伸出大腳，去踩那婦子的小腳；踩著他的小腳尖兒，痛的他站立不住，便倒了下來，扭著婦人不放；婦人也跟著倒了；婦子在婦人肩膀上，死命的咬了一口，而且咬住了不放；婦人雙手便往他臉上亂抓亂打，兩個都哭了。我姊姊卻端坐在上面不動。各家的僕婦擠了一天并看熱鬧。繼之忙問甚麼事。姊姊道：「連我們都不知道。大哥快請苟大人進來，這總是他的家事，他進來就明白了，也可以解散了。」繼之叫家人去請。姊姊便仍到那邊去了。

不一會，家人領著苟才進來。那婦人見了，便撇了婦子，盡力掙脫了咬口，飛奔苟才，一頭撞將過去，便動手撕起來，把朝珠扯斷了，撒了一地。婦人嘴裡嚷道：「我同你去見將軍去！問問這寵妾滅妻，是出在《大清會典》那一條上？你這老殺才！你嫌我老了，須知我也曾有年輕的時候對付過你來！你就是討婦子，也不應該叫他穿了我的命服，居然充做夫人！你把我安放到哪裡？須知你不是皇帝，家裡沒有冷宮！你還一個安放我的所在來，我便隨你去幹！」苟才氣的目瞪口呆，只連說：「罷了！罷了！」那婦子盤膝坐在地上，雙手握著腳尖兒，嘴裡也是「老潑貨，老不死」的亂罵。一面爬起來，一步一拐的，走到苟才身邊撕住了哭喊道：「你當初許下了我，永遠不見潑辣貨的面，我才嫁你；不然，南京地面，怕少了年輕標緻的人，怕少了萬貫家財的人，我要嫁你這個老殺才！你騙了我入門，今天做成這個圈套捉弄我！到了這裡，當著許多人羞辱我！」一邊一個，把苟才捱住，倒鬧得苟才左右為難。我同繼之又不好上前去勸。苟才只有歎氣頓足，被他兩個鬧得衣寬帶鬆，補服也扯了下來。鬧了好一會，方才說道：「人家這裡拜壽做喜事，你們也太鬧的不成話了，有話回家去說呀！」婦人聽說，拉了苟才便走。繼之倒也不好去送，只得由他去了。婦子倒是一鬆手道：「憑你老不要臉的搶了漢子去，我看你死了也摟他到棺材裡！」繼之對我道：「還是請你姊姊招呼他罷。」說著出去了。我叫僕婦到那邊，請了姊姊過來，姊姊便帶那婦子到我們那邊去，我也到外面去了。

此時眾人都卸了衣冠，撤了筵席，桌上只擺了瓜子果碟。眾人看見繼之和我出去，都爭著問是甚麼事，只得約略說了點。大家議論紛紛，都說苟才的不是，怎麼把命服給姑娘穿起來，怪不得他夫人動氣，然而未免暴燥些。有個說苟觀察向來講究排場，卻不道今天丟了這個大臉。

正在議論之間，忽聽得外面一迭連聲叫報喜。正要叫人打聽時，早搶進了一個人，向繼之請了個安道：「給吳老爺報喜、道喜！」繼之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那人道：「恭喜吳老爺！署理江都縣，已經掛了牌了！」原來藩臺和繼之，是幾代的交情，向來往來甚密；只因此刻彼此做了官，反被官禮拘束住了，不能十分往來，也是彼此避嫌的意思。藩臺早就有心給繼之一個署缺，因知道今天是他老太太的整壽，前幾天江都縣出了缺，論理就應該即刻委人，他卻先委了揚州府經歷暫行代理，故意挨到今日掛牌，要博老太太一笑。這來報喜的，卻是藩臺門上。向來兩司門上是很闊的，候補州縣官，有時要等同他拜個把子也夠不上呢，他如何肯親來報喜？因為他知道藩臺和繼之交情深，也知道藩臺今天掛牌的意思，所以特地跑來討好。又出來到壽座前拜了壽。繼之讓他坐，他也不敢就坐，只說公事忙，便辭去了。這話傳到了裡頭去，老太太歡喜不盡，傳話出來，叫這齣戲完了，點一齣《連升三級》。戲班裡聽見這個消息，等完了這齣戲，又跳了一個加官討了賞，才唱點戲。

到了晚上，點起燈燭，照耀如同白日，重新設席，直到三鼓才散。我進去便向老太太道喜。勞乏了一天，大家商量要早點安歇。我和姊姊便奉了母親、孀孀回家。我問起：「那位苟姨太太怎樣了？」姊姊道：「那種人真是沒廉恥！我同了他過來，取了奩具給他重新理妝，他洗過了臉，梳掠了頭髮，重施脂粉，依然穿了命服，還過去坐席，毫不羞恥。後來他家裡接連打發三起人接他，他才去了。」我道：「回去還不知怎樣吵呢。」姊姊道：「這個我們管他做甚！」說罷，各自回房歇息。

次日，繼之先到藩署謝委，又到督轅稟知、稟謝，順道到各處謝壽。我在家中，幫著指揮家人收拾各處，整整的忙了三天，方才停當。此時繼之已經奉了劄子，飭知到任，便和我商量。因為中秋節後，各碼頭都未去過，叫我先到上江一帶去查一查帳目，再

到上海、蘇、杭，然後再回頭到揚州衙門裡相會。我問：「繼之，還帶家眷去不帶？」繼之道：「這署事不過一年就回來了，還搬動甚麼呢。我就一個人去，好在有你來往於兩間，這一年之中，我不定因公晉省也有兩三次，莫若仍舊安頓在這裡罷。」我聽了，自然無甚說話。當下又談別的事情。

忽然家人來報說：「藩臺的門上大爺來了。」繼之便出去會他。一會兒進來了，我忙問是甚麼事。繼之道：「方伯升了安徽巡撫，方才電報到了，所以他來給我一個信。」說著，便叫取衣服來，換過衣帽，上衙門去道喜。繼之去後，我便到上房裡去，恰好我母親和姊姊也在這邊，大家說起藩臺升官，都是歡喜，自不必說。只有我姊姊，默默無言，眾人也不在意。過了一會，繼之回來了，說道：「我本來日間便要稟辭到任，此刻只得送過中丞再走的了。」我道：「新任藩臺是誰？只怕等新任到了算交代，有兩個月呢。」繼之道：「新藩臺是浙江臬臺升調的，到這裡本來有些日子，因為安徽撫臺是被參的，這裡中丞接的電諭是：『迅赴新任，毋容來京請訓。』所以制臺打算委巡道代理藩司，以便中丞好交卸赴新任去，大約日子不能過遠的，頂多不過十天八天罷了。」說著話，一面卸下衣冠，又對我說道：「起先我打算等我走後，你再動身；此刻你犯不著等我了，過一兩天，你先到上江去，我們還是在江都會罷。我近來每處都派了自己家裡人在那裡，你順便去留心查察，看有能辦事的，我們便派了他們管理；算來自己家裡人，總比外人靠得住。」我答應了。

過了兩天，附了上水船，到漢口去，稽查一切。事畢回到九江，一路上倒沒有甚麼事。九江事完之後，便附下水船到了蕪湖，耽擱了兩天。打聽得今年米價甚是便宜，我便譯好了電碼，親自到電報局裡去，打電報給上海管德泉，叫他商量應該辦否。剛剛走到電報局門口，只見一乘紅轎圍的藍呢中轎，在局門口憩下，轎子裡走出一個人來，身穿湖色縐紗密行棉袍，天青緞對襟馬褂，臉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墨晶眼鏡，頭上戴著瓜皮紗小帽。下得轎來，對我看了一眼，便把眼鏡摘下，對我拱手道：「久違了！是幾時到的？」我倒吃了一個悶葫蘆，仔細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在大關上和挑水阿三下象棋的畢鏡江；面貌豐腴的了不得，他不向我招呼，我竟然要認不得他了。當下只得上前廝見。鏡江便讓我到電局裡客堂上坐。我道：「我要發個電信呢。」他道：「這個交給我就是。」我只得隨他到客堂裡去，主賓坐下。他便要了我的底子，叫人送進去。一面問我現在在甚麼地方，可還同繼之一起。我心裡一想，這種人何犯上給他說真話，因說道：「分手多時了。此刻在沿江一帶跑跑，也沒有一定事情。」他道：「繼之這種人，和他分了手倒也罷了，這個人刻薄得很。舍親此刻當這局子的老總，帶了兄弟來，當一個收支委員。本來這收支上面還有幾位司事，兄弟是很空的；無奈舍親事情忙，把一切事都交給兄弟去辦，兄弟倒變了這局子的老總了。說來也不值當，拿了收支的薪水，辦的總辦的事，你說冤不冤呢。」我聽了一席話，不覺暗暗好笑，嘴裡只得應道：「這叫做能者多勞啊。」正說話時，便來了兩個人，都是趾高氣揚的，嚷著叫調桌子打牌。鏡江便邀我入局，我推說不懂，要了電報收單，照算了報費，便辭了回去。

第二天德泉回電到了，說準定賃船來裝運。我一面交代照辦，便附了下水船，先回南京去一趟。繼之已經送過中丞，自己也到任去了。姊姊交給我一封信，卻是蔡侶笙留別的，大約說此番隨中丞到安徽去，後會有期的話。我盤桓了兩天，才到上海，和德泉商量了一切。又到蘇州走了一趟，才到杭州去。料理清楚，要打算回上海去，卻有一兩件瑣事不曾弄明白，只得暫時歇下。

這天天氣清明，我想著人家逛西湖都在二三月裡，到了這個冬天，湖上便冷落得很；我雖不必逛湖，又何妨到三雅園去吃一杯茶，望望這冬天的湖光山色呢。想罷，便獨自一人，緩步前去。剛剛走到城門口，劈頭遇見一個和尚，身穿破衲，腳踏草鞋，向我打了一個問訊。

正是：不是偷閒來竹院，如何此地也逢僧？不知這和尚是誰，且待下回再記。